

# 夜光杯

1985年于我,是一个最值得记取的年份。18岁的我,师范毕业,从扬州去了乡下做了小先生。

同时跟着我去乡下的,还有一本好书,汪曾祺的小说集《晚饭花集》。一个人的读书,就像爱上的第一个人。她会奠定我们一生的品位。这本淡绿色封面的《晚饭花集》就是我爱上的那本书。

说句实话,这本书第一个打动我的,并不是汪曾祺先生的文笔,而是书名:晚饭花。

“晚饭花就是野茉莉。因为是在黄昏时开花,晚饭前后开得最为热闹,故又名晚饭花。”

这是汪曾祺先生一开头就告诉我的话。我想了一会

儿,终于在我的头脑中找到了对应的花朵,这不是我父亲口中的“懒婆娘花”吗?父亲的意思是这花太懒了,像一个懒女人,一直睡到黄昏才起床梳头开花。

同样一朵花,两个不同的称呼,就有了不同的意味。我觉得汪曾祺的“晚饭花”真的太恰当了,“懒婆娘花”实在太粗鄙了。

这是我的秘不示人的自我教育。很多时候,一个人的成长需要这样的自我教育。文学的成长同样需要这样的自我教育。《晚饭花集》给了我很多这样的自我教育,还有自我的暗示。

非常庆幸的是,在那所非常偏远的乡村学校,我的行囊里有一本《晚饭花集》,我们的校园因为没有绿化经费,一位老教师给校园的各个角落遍种了晚饭花。每当放学的时候,晚饭花正好开放,在空旷的校园里,我就捧着《晚

## 晚饭花开了

鹿余亮

《晚饭花集》,对着正在开放的晚饭花读书。

我的乡村学校的晚饭花是知道少年李小龙的。

我的乡村学校的晚饭花也是知道那个王玉英的。

“……李小龙每天放学,都经过王玉英家的门外。他都看见王玉英(他看了陈家的石榴,又看了‘双喜香油,照庄发客’,还会看看夏家的花木)。晚饭花开得很旺盛,它们使劲地往外开,发疯一样,喊叫着,把自己开在傍晚的空气里。浓绿的,多得不得了

的绿叶;殷红的,胭脂一样的,多得不得了的红花;非常热闹,但又很凄清。没有一点声音,在浓绿浓绿的叶子和乱乱纷纷的红花之前,坐着一个王玉英。”

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最美的时光,我以为,我一生中最美的时候就是18岁的我,在晚饭花前读《晚饭花集》的那个时光。那时候,有忧伤,有寂寞,但那忧伤是纯粹的,寂寞也是纯粹的,热爱同样是纯粹的。

我爱上了汪曾祺的文字。

我悄悄去了趟高邮。从我的乡村学校去高邮得绕道界首,也就是高邮的那个界首镇。我在界首镇停留一个小时,看了会儿小镇,也看了会儿大运河,大运河的水很浑浊。开始很失望,后来想通了,浑浊才是有历史的大运河啊。

到了高邮已是黄昏。但是夏天的黄昏,是冬天的黄昏。冬天的高邮给我印象和我老家兴化城差

不多,但是高邮的面条的确好吃啊。

吃完了面条我去找我的李小龙。那时候的大淖已成垃圾场了,竺家巷上空全是不同形状的电视天线。

我依旧闻见了晚饭花的芬芳。

我的行囊里还是那本《晚饭花集》。

这本《晚饭花集》跟我走了多少个地方啊,也跟着我做过多有关晚饭花的梦。

有了微信之后,每个夏天,我都会拍摄晚饭花。天南海北的朋友都会跟着回忆,说起了晚饭花在他们那里的名字。北京的朋友叫它“地雷花”:晚饭花的果实就像小小的地雷。山西的朋友叫它“考试花”:每当它开得最盛的时候,升学考试就要到来了。也有叫“烧汤花”和“洗澡花”:每当晚饭,大家就需要洗澡了。也有叫“潮来花”,这是住在海边的朋友说的,晚饭花唤来了大海的潮汐。还有直接叫“五点半”的。当然,叫得最多的还是“胭脂花”和“紫茉莉”。

我热切回应着,同时也在回应我心中的李小龙和王玉英,当然还有那个好玩的老头汪曾祺,与我的文盲老父亲同龄的汪曾祺。

那一年,我又带着《晚饭花集》去湘西看汪曾祺的老师沈从文先生的故居。故居里的人很多,像凤凰的姜糖一样,多而诡秘。我在故居买了一本《从文自传》,准备去沈从文的墓,可熟悉吊脚楼的导游并不清楚先生的墓地在什么地方。出门打听了一位当地老者,她给我们



怀孕时,我读了好多相关的书,如何做母亲,怎么养育孩子。有一本书里说,生一次孩子,是一次记忆重新组合,该忘的忘了。我发现是真的,我的脑子就像一台电脑,它把我不想记起的人和事全部删掉。经常会遇到人叫我名字,我不认识他。他仔细说事,我还是瞪眼相对,脑子空荡荡。

2020年夏天回意大利的家。因为四年前那个地区遭遇地震,不是在震中心,我家的房子里面的墙出现了裂痕,尤其是大量屋顶的十六世纪的壁画被破坏,欧盟出钱,意大利出人力,修复工程从排除到找专门的工匠达四年时间,完工后,我们全家回到那儿,开始整理清洁工作。我发现箱底有好多日记本,其中有说到这类我不认识的“熟人”。一看日记吓一跳,与他们不仅

指点方向:城东南岸。

我们立即过桥,穿越长长的小巷,出城,找到了先生的墓地,这是十二岁就离开家乡的凤凰游子的终点。在小小的半山坡上。墓碑上有十六个字:“不折不扣 亦慈亦让 星斗其文 赤子其人”。

令我惊奇的是,墓碑边就是一丛灿烂的晚饭花,不是我常见的红色,黄色或者紫红色,而是白色晚饭花。

我在白色晚饭花前停了很久。我要记住这芳香的寂寞的白色的晚饭花。老师的晚饭花。先生的晚饭花。学生的晚饭花。

那个有月亮的晚上,我又来到了高邮,来到了竺家巷,敲开了汪曾祺先生家的门。汪曾祺先生的妹妹和妹夫在。他们请我们都在签名簿上写写字,我想了想,写了五个字:“晚饭花开了。”

相识,交道久远。为何被记忆清除?原因是这类人,对我或别人做过不太上门面的事,有的压根没伤害我,而是伤害了别人,我也剔除了。

消灭害虫,不能说不是福分。一个人一生时间很短,活八十八岁,

不打禅语,而想说一下我的个性,如此练就。

当自我意识醒悟时,即便是一个温柔的眼神,也会对伤害我的男人有杀伤力。奇怪,与早年的渣男不期而遇,我不需说话,他就会自行退步。

我从小看《西游记》《水浒传》和《三国演义》这类书,渴望离开旧地,云游天下,渴望加入英雄豪杰帮,为天下不公打抱不平,后来一头钻入外国小说里,是在小说世界里看别人的命运来安慰自身的痛苦。但从未想上大学是学中文系,我想当律师,那时被美国小说《天使的愤怒》给俘虏。造化弄人,我连考三次高考,都差几分,最后学了会计专业的中专。成为一个作家前,我继续以文学安慰内心的孤独,继续写作,似乎有一种力量在支撑,更加努力,如跑马拉松一样,连停下来喝水的机会都不给自己,我才成为今天的这个人。

## 遗忘的罪过与恩泽

(外一篇)

虹影

有一半时间在睡觉,剩下四十四年,减去少年时期十四年,减去旅行在路上时间十年,再减去生病做家务时间十年,有多少时间是用来写作,用来跟自己所爱的人在一起?只剩下十年。

柔软与力量

如水一样流向石头。水软,并浸透,强悍到遇石滴穿,那种气魄击破千万年时间,像子弹一样飞越风之上,那么子弹是力量或是风?那么风或是子弹是柔软?

## 命运

孙贵颂

我曾多次读过史铁生的扛鼎之作《我与地坛》,其中有一细节记忆犹新:史铁生的朋友中,有一个很有天赋的长跑家,但却被埋没了。他先是在“文革”中因为出言不慎而坐牢,出来后找了个拉板车的工作,样样待遇都不能与别人平等,苦闷极了便练习长跑。第一年,他在春节环城赛上跑了第十五名,而前十名的照片都挂在了长安街的新闻橱窗里,于是有了信心;第二年,他跑了第四名,可是新闻橱窗里只挂了前三名的照片;第三年,他跑了第七名,橱窗里挂的是前六名的照片,他有点怨自己。第四年,他跑了第三名,橱窗里却只挂了第一名的照片;第五年,他跑了第一名,然而橱窗里却只有一幅环城赛群众场面的照片……他最后一次参加环城赛,以三十八岁之龄又得了第一名并且破了纪录。这时有位专业队的教练对他

说:“我要是十年前发现你就好了。”面对这样的“美言”,他只有苦笑。

这件事,我们只好用“命运”二字来解读。

我们常说“要向命运挑战,要战胜命运”,其实命运是很吊诡的,当事人往往难以预测,也就谈不上战胜或战败。王海鸰的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中曾讲了一个令人心悸的故事:何建国与哥哥何建成同时考上了大学,但因家庭困难,父母只能供一个人上。无奈之下,哥俩以抓阄的办法定取舍。何建成抓的阄上写着“不上”两个字,于是只好一辈子当了农民。而弟弟何建国却因要了一个小花招而上了大学,毕业后留在北京,成为一个IT界的高级白领。你看命运是多么残酷!这样的情节令我落泪。我本来也是一个农村青年,跳出农门是改变命运的一途,后来参军入伍到了上海,经过奋斗努力,最终实现了目标,我当然愉快地接

受了这个结果,于是认为这是自己改变了命运。然而事实上,却可能是我并没有改变命运,而是命运本来就是如此安排的。其实我不是一个宿命论者。对于生活,始终抱着积极、乐观、进取的态度,不消极,不等待,不祈求,不悲观。认真工作,快乐生活;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。遇到困难和挫折,不灰心丧气,得到实惠和好处,也不大喜过望。

命运与历史一样,看起来是很公平很公允很中立,其实不然。命运的存在本身就有些不合理,然而你又确实无法战胜它——你连它在哪里都不知道,如何去与它对垒争斗?所以史铁生说:“就命运而言,休论公道。”

那么,我们该怎样对待命运呢?我想,最好的办法是顺应。你就依照自己设想的路线图,按部就班地、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。遇到困难,想法解决;遇到挫折,想法战胜;遇到麻烦,想法脱离;遇到解决不了的难题,只好绕道而行。总之不能丧失了前进的动力,迷失了努力的方向。当你达到一定的目标之后,回头望一望来时的那条路,这条路就是命运之路,它的另一个叫法是成长之路、生活之路。这条路,可能洒满了幸福、欢乐和掌声,也可能充满了苦难、悲哀和怨言。这条路,其实是与命运的吻合之路,匹配之路,虽不能说严丝合缝,但一般说来大同小异,相去无几。贝多芬就是这样扼住了命运的咽喉,史铁生就是这样用纸笔在报刊上碰撞开了一条路。命运设置的是困难,考验人的是勇气。这样一看,命运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。



## 礼尚往来

周德绪

近日,笔者在南祝公路上骑自行车欲过斑马线,右边有一辆黑色轿车疾驶而来,司机见自行车欲过斑马线,遂减速刹车。此乃行车惯例,但仍我边骑车行驶边向司机挥手致意,司机则以点头微笑作回答。

往而不来非礼也,来而不往亦非礼也,礼尚往来,一瞬间,尽在不言中,彼此却心照不宣。



边塞

(油画)

王威

## 暑夜游蟠龙古镇吟此

秦史秩

重逢新天地,哪个是乡村?高架早桥侧,穹宫楚客黎。中西皆荟萃,今古各清浑。月黑荧灯密,网红打卡喧。兔船行北岸,杏酒到南门。夏月映青瓦,春花栽紫盆。梦回炎日出,风转郁云言。心里百般事,休问儿女论。

好多年前卖旧宅买新房,搬家前,大约在仲夏,当家人递我一叠人民币,说:“搬新房后,客厅和卧室的电视机得换。”

我愣没反应过来:这钱交我管?成家那会儿,我为自己立下“第二十三条军规”(美国有部著名的小说《第二十二条军规》:里外不管钱。女主主动放弃财政大权,这气度一时成了我亲朋好友的传说。

我妈知道个中缘由——上世纪60年代末的一个中午,我妈给我一元大毛和一个有拎绳的空瓶,差使六七岁的我拷酱油去,作为奖励,我可以买一包奶油桃板。得令我挺欢,拽着“巨款”连蹦带跳地出了大院,过了石桥,进了一家南货店。店员接过空瓶将漏斗插进瓶口,接着用吊勺从酱油缸里吊起满满的一勺酱油倒进漏斗灌到瓶子里,而后又用一张黄查查的纸将一小堆奶油桃板包成等腰三角包。总共花了一毛几分还是两毛几分?只记得店员找回我好几张小票,说:小朋友,钞票拿好勿要落特哦。“哦”字拖了至少有两

拍,余音缭绕了三四秒。这当间我把奶油桃板放进衣兜里,把小票攥在手心里,然后妥妥地拎着酱油哼着“落雨喽,打烊喽,小巴辣子开会喽”往回走。上石桥,我驻足在了桥中央。后来我挺纳闷儿,明明答应我妈去速回的,怎么就在桥上停下了呢。不但停下了,我居然还趴在栏杆上往下看:河面像小曼姐家落下唱针的黑胶片上的纹路,转出一圈圈涟漪……小曼姐说老师批评她学雷锋的作文不真实:天天放学扶老奶奶过马路,哪来那么多的老奶奶等着你?我琢磨着回去后告诉小曼姐,写河面的圈圈吧,花儿一样的好看。跟着,我就看见“雪花”在飞舞……

## “第二十三条军规”

许平

话回前文——或许想破“第二十三条军规”,或许想证明从前的“雪花”纯属意外,总之那天我从当家人的手里接过了那叠钱。随后我将钱码齐了用一根皮筋捆好并塞进一个信封。我记得非常清楚,衣柜最底层的抽屉里铺了一张牛皮纸,我把信封放在牛皮纸的下面,还用力按了几下看它是否平整,最后将几件羊毛衫裤压在牛皮纸的上面,完了之后我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。接下来,掐着指头倒计搬家日,

的目光下,蹿到了嗓子眼:给小曼姐当雪花了。

我撕呀撕啊撕的悲催,大院当晚就家喻户晓,给出的结论高度一致:这孩子没心眼里。

很多年后读到卞之琳,我颇感汗下:那天你站在桥上风景,看风景人在楼上笑你……

我把脉精准,诊断我管不了钱的病根,就是那回落下的。

晨扫嘎七,夜理马八,我一心耿耿,余事皆抛也。

搬空交房那天,临出门我又返回,将写字桌、书橱、衣柜啥的,全都扫描了一遍,然后说:万无一失,走吧。

到新家,布置环境,营造舒适,六八四十八天,忙忙叨叨到“十一”。这天当家人说:苏宁国庆促销,家电打折,你把钱带上,扛咱家的电视机去。

钱?什么钱?邪门儿,我定向失忆了。那晚夜深人静时,我盯着天花板屏着呼吸追忆,顺藤摸瓜使劲想,终于想到了牛皮纸的下面……

当家人听罢,先是惊愕后是为难再后是多么的沮丧:这样的没心眼里,第二十三条军规处置得了吗?

## 十日谈

“马大哈”的故事 责编:刘芳

“马大哈”的故事最早来源于马三立1953年说的相声《买猴》。



扫一扫看更多精彩访谈